

綦江发现 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(卅七)

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声部的合唱,而是多种声音的交响。对古迹的解读,“綦江发现”不唯书、不唯上,也从不忌讳不同观点。前两期考证文章,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《考古学报》2005年第三期刊发的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罗二虎教授《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》一文,就文中将崖墓“南瓜”形象判定为嘉瓜的观点提出商榷,并推断其为仙界空洞灵瓜。本期将继续探讨不同观点。



志愿者们到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群对刻画开展实地考察。通讯员 李冬学 摄



志愿者们搭梯近距离观察横山崖墓垂直吊南瓜。通讯员 刘梁 摄

上古汉语“瓜”与“娃”

牛文提出,“南瓜与男娃音相近,所以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,用于祈子风俗中的瓜类多为南瓜。”这一说法,同样无法佐证汉晋时期的民俗与崖墓“南瓜”画像的内涵。

据“四川方言茶馆群”群主广汉老曾介绍: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中古汉语中,“瓜”属麻韵,“娃”属佳韵,读音差异显著;而上古汉语(商代至东汉末年)中,“瓜”拟音[kwra],“娃”拟音[qre],读音差距更大。

由此可知,即便到了魏晋时期,也并未形成“南瓜”谐音“男娃”的吉祥寓意。结合前文五处古籍记载、两处考古实证,足以解读崖墓“老鼠啃仙瓜”画像背后的仙境祥瑞主题。

至于“小儿推瓜”形象,结合《汉武帝内传》中西王母赐空灵瓜的典故,可知其原型应为“仙吏推灵瓜”;再参照汉简中献瓜的相关记载,这一形象的内涵便不难理解。

镇墓升仙出组图

6号墓右侧棺椁前端,伏羲、女娲两尾相交,确有交媾的隐喻,但“南瓜”造像并未刻于此处,而是位于墓外门楣下方,因此不能判定该墓“南瓜”形象意在隐喻祈子。

况且伏羲、女娲本是仙界神灵,6号、7号墓内其余图案纹饰,也均围绕升仙意境展开。结合本系列考证第四十五期第二节提出的“修仙不仅为自身,也为子孙、黎民”这一观点来看,两尾相交的伏羲、女娲形象,同样归属于升仙信仰体系。

综上,将6号、7号崖墓中的半圆雕“南瓜”单纯解读为寄托“祈子”愿望的“慰生”表达,既缺乏逻辑关联,也犯了简化因果、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。

6号墓右棺外侧,雕有凤鸟展翅前行、大鱼摆尾紧随的鸟鱼图;门框中层上方,还有两幅鸟衔鱼纹样。7号墓外层门楣正中,同样刻有鸟鱼图。本系列考证第二十七、二十八期文章已论证:依据《山海经》记载,胜遇鸟是西王母的护法神,因此崖墓中的鸟鱼组合,主要承担辟邪、镇墓的功用。

7号墓门框画像内容更为丰富,除与6号墓相同的“南瓜”、鸟衔鱼、伏羲女娲形象外,雕有“南瓜”的顶框两角,各有一尊半蹲的赧张弩力士;下层门框正中,刻有西王母的典型佩饰“胜”纹(牛文将其判定为祥瑞符号“玉胜”“金胜”),纹样两侧各有一尾游鱼,顺着“胜”纹朝向中心,辟邪驱鬼、安魂镇墓的寓意十分明确。

(未完待续)
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

逻辑不认祈子说

另外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《考古》2010年第11期刊发的《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考辨》一文中,南阳汉画馆研究馆员牛天伟也否定了罗二虎的仙境祥瑞植物“嘉瓜”说。

不过,牛文认为,“长宁和乐山崖墓门框上刻画的南瓜、小儿推南瓜和老鼠啃南瓜等图像……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祈子风俗雕像。”为佐证这一观点,牛文列举了相关理由,笔者逐一辨析、商榷:

一是文中列举以前贵州、安徽芜湖地区

流行偷瓜、送瓜、食瓜祈子的民俗,但并未提供该民俗在崖墓所处的汉晋时代便存在的实证,便直接得出四川地区崖墓“南瓜”画像象征祈子的结论。

同时,文章又以四川多地崖墓中“小儿推瓜”“老鼠啃瓜”“人物托举南瓜”等画像为依据,推论当地“在汉代亦流行以南瓜祈子的风俗信仰”。

这一论证既缺少必要逻辑衔接,推理链条断裂,结论缺乏说服力;还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,将民俗与画像互为唯一依据、彼此

缺乏独立佐证,本质是以结论印证结论。

二是文章提出汉代墓葬兼具“慰生”功能,即祈愿在世者平安长寿、子孙绵延,并以长宁七个洞3号崖墓题记“作家,用宜子孙万世思”等铭文作为论据。

经“綦江发现”志愿者们实地考察,3号崖墓并无“南瓜”图案,且这段铭文刻在以虎为基座的阙身之上。阙体左右分列伏羲、女娲形象,阙身右下方、虎尾后方刻有天吏;墓内亦有人首蛇身、头梳双髻、双手托月的女媧,以及下方的蛇形异兽。这组

老鼠“珍肴”“仙”和“祥”

的“璞”来命名“未腊”的鼠肉。

再从西汉景帝阳陵在标注为“太官令印”(负责皇室饮食的官职)封泥的御膳陪葬坑中,发现了两块褐家鼠的骨骼。以及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相当于储物室的耳室中3个带盖陶瓮、陶壶、陶罐里,发现了几十到上百只完整的岩松鼠、社鼠、褐家鼠多个品种鼠类骨骼。且考古人员都证实其是作为食材陪葬的遗存。

可知食鼠肉的这个传统不但还延续到

了汉代,连皇家贵族都不例外。

二是白鼠早已被视为祥瑞的象征。晋代葛洪《抱朴子·对俗》称“鼠寿三百岁,满百岁则色白。善凭人而卜,名曰仲。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。”赋予白鼠长寿、通灵甚至仙化色彩。

南朝梁沈约撰写的《宋书·符瑞(下)》有记“晋惠帝永嘉元年(307年)五月,白鼠见东宫,皇太子获以献。”《梁书》载,大宝二年

图像并非明确指向祈子,升仙的意境更为突出。

再看门檐下雕有“南瓜”造像的6号、7号崖墓,其中仅7号墓存有题记,内容为:“黄是作此冢一门,究苦。知者谓我直(值),不知者奴。”内容显然与祈子无关。以3号崖墓的铭文,作为6号、7号崖墓“南瓜”图案代表“祈子慰生”的依据,二者并无必然关联,属于不相干论证,违背了充足理由律的基本要求。

(551年),“南充州刺史侯子鉴献白獐,建康获白鼠以献萧栋,归之于景。”此处的白鼠代表政通人和、天命所归。

《南齐书》“建元元年(479年)五月白鸟见巴郡”“建元二年江陵县获白鼠一头,永明六年(488年)白鼠见芳林园,十年九月义阳郡获白鼠一头”的记载,将白鼠与白兔、白雀、白鸟等并列为“祥瑞”之处,且今重庆地区亦有此信仰。

共创全国文明城区
共建美好和谐綦江